

記纂淵海

二十一



評文下

傳記

揚雄曰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中高文

大冊用相如

西京雜記

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溫子昇所作

韓山寺碑或問信曰北方何如曰惟韓山一片石堪共語

餘若驢鳴狗吠耳

玉泉子

鄭奕常以文選教其子兄曰何不

教他讀孝經論語免他學沈謝嘲風詠月汗人行止

外史

互見

唐張九齡嘗覽蘇廷碩文卷謂同列曰蘇生之後賸

無敵真文陣雄帥也帝命虞世南等四十人選文章自楚

詞訖大業共為一部五千卷號文章摠集又擇能書二千

人為御書生番鈔書

南唐書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

於易者也歌詠賦誦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

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暢仁義

發明功德救民建國不可暫無

一本作施

至於陶冶性靈

從容諷誦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

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宋玉躰貌

容冶見遇排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貨無操

王褒過章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

莽世傳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疏過度馮

敬通浮華擯壓馬季良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

詆斥鄉里曹植恃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

陳琳實號龕踈樊歆性無檢格劉楨屈彊輸作王粲率躁

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揚脩丁廙弱動取斃阮籍無禮

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傳玄忿鬪免官孫楚矜誇陵上陸機
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踈
亂紀王元長凶徒自貽謝玄暉侮慢見及九此諸人皆其
翹秀者不能悉紀大槩如此韻之推家九為文章猶乘騏
驥雖有逸氣當以銜策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
也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
為冠冕今世相承趨末弃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
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
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甚耳同上沈
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一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
三也同上 暈翟備色而翔翥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隼
無采而翰飛矣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
風骨乏采則鷲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若藻曜而

北齊書

高翔固文章之鳴鳳也

龍

心賦

章奏表議則準的乎典雅

贊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措式於明斷史論
序注則軌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
則從事於功艷此修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雖復契會
相參節文牙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為地矣同上文章
必學能在天才故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李飽而才餒才
富而學貧學貧者述邇於事義才餒者助勞於辭情此內
外之殊分也龍戰國以降詞人屬文偽立主客假相
酬答史通所謂文者非徒執卷於儒生之門據筆於翰墨
之采乃貴其造化之淵禮樂之盛也陸景典自梁室之季
雕蟲道喪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儼辭盛行於俗史通
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
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劔閣諸葛表主以出

師王昶書家以戒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鑑

史通趙牧效李長吉為短歌可謂蹙金結綉而無痕跡

沈光有洞庭樂賦韋岫曰此賦乃一片宮商

集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俗

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

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

為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並自正元末後進之士

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為法

端涯渾灑不可窺校及其酣放毫曲快字凌紙怪發

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

入神出天

韓文公墓誌梁陳之間率不過嘲風雪詠花草

幽快古秀皆得芝蘭之芬芳鸞鳳之羽毛也

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

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

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莽丘隴

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鰲吸鯨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

荒誕幻也

燕公之文如榎木枝幹締構大厦上棟

下宇孕育氣象可以變陰陽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

如應鐘鼗鼓笙簧鎮磬崇牙樹羽考以宮縣可以奉神明

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玄甲延巨平野如風如雲有

羆有虎闐然鼓之誠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

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為羽儀資以道義李

貞外之文如金輿玉輦雕龍彩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躡

骨不飢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峯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

傾倒溪壑然而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揚崖州之文如長
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震威厲動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
子所謹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氣勢宏敞廊廡廡戶
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竦觀韓吏部之文如
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衝颺激浪汚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溉
或爽於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
驚聽然而才力偕鮮警然高遠沈詒議之文則隼擊鷹揚
滅沒空碧崇蘭繁榮曜光揚莛雖迅舉秀擢而能沛文艷
景其他握珠璣奮組綉者不可一二而紀矣皇甫湜凡為
文以意為主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彊盛
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
驟隨主所拍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湧泉橫
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

北口六十七

9

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門聞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
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
文愈鄙杜牧自漢明帝後文躰浸弱以至于魏晉宋齊梁
陳隋嫣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至天后朝陳伯
玉始復古制當出高之雖博雅典質猶未能全去其諧靡
退乃大革流弊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
然一躰激揚超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
馬在御蹠不能止陸希声作李元文似相如而檢度過
之李義山陳拾遺橫制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李白集

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欲活
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勒騎生馬急不得暇孫樵書
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驅馳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
公一人李陽冰作李逸歌長句駿發踔厲若穿天心出月

胸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皇甫

李李白落筆生雲煙千奇萬險不可攀歐公詩自唐以

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世

俗不知其所學第以當時流輩言之耳歐公集古詩人之

優游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温淳遷因之雄剛孫吳之簡切

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老泉文孟子之文語約而意尺不為

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

浩流轉蜿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

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

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尽語極

急言竭論而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

自為一家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

幽俯仰揖遜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

有執事之實老泉上歐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東坡

志林引歐唐無文章惟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東坡志林

雖江山之勝莫適為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為能文者用

故吾以為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東坡集諸葛孔明出

師表簡而尺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為表裏

非秦漢以下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東坡集詩文皆有

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人乎如五穀必可

以療飢斷人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同上如行雲流水初

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

態橫生東坡集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

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蘇東坡太史公行天下周覽

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遊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此

豈嘗執筆學為此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

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上韓太近世之文以

襍積故實為有學以雕繪語句為清新譬豈一擷奇花之英

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縹可愛求其根抵濟用則蔑如

也臨川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

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

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曾南豐作老文章自唐之末

日淪淺俗浸以大敝本朝柳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卒不

能振天聖初尹師魯與穆伯長矯時所尚以古文為主次

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文風一變五朝言行歐公之

文粹如金玉東坡之文浩如何漢馮道集三百年來文不

振直從韓柳到孫丁詩話山谷云西漢文章雄深雅健

其氣長故也同上江左風流久已零落士大夫人品久不

高故音韻絕滅東晉韻人勝士無出安石之右同上東坡

已百六十七

六

云凡人做文字須是筆頭上挽得數百斤起歐公云興來

筆力千鈞重同上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

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演綸視

草者之所尚也王安石曰文章調格須是官樣今樂藝亦

有兩般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麤野嘲哂下則村歌社

舞抑又甚矣亦與文章相類吳處厚青箱古人文章自應

律度未嘗以音韻為主自沈崇韻學論文則欲宮羽相變

低昂殊節若前有浮声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

兩句之中輕重各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

體制漸多如傍犯送對假對雙声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

偏格三十四格十九圖四声八病之類如徐陵云陪遊馭

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声於度曲又云厭長樂

之踈鐘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此類為傍犯

變文下

如九歌蕙葳蕤兮蘭藉莫桂酒兮椒漿當哀蕙葳葳對莫桂
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
又如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皆為假對如幾家村草裏
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吹唱隔江皆双声如月影侵簷冷
江光逼履清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曆軒
轅紀龍飛四十春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
殘夜水明樓唐名賢詩多正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
無一二沈祐筆文章自東漢以來氣象則已卑矣分為三
國又裂為南北天下大亂士氣不振而又雜以蠻夷輕淫
靡曼之風亂以羗胡悍魯鄙悖之氣至於唐而大壞矣雖
人才衆多如正觀風俗平治如開元而惟文章之衰未有
能振其弊者愈當正元中獨却而揮之上窺典謨中包遷
固下逮騷雅沛然有餘浩乎無窮是愈之才有見於聖賢

記百六十七

之文而後如此其在夫子之門將追游夏而及之而比之
於漢以來齷齪之文人則不可張右史韓愈論或傳王

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
也某以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製而
後工拙蓋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辭雖極工然不是
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攷之優竹樓記而劣
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黃魯直與何好作奇語自
是文章一病要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
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
煩繩削而合矣黃魯直答王陳履常作文深知古人之關
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黃魯直九為文須讀司
馬子長韓退之文每作一文皆有趣終始關鍵有開
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

評文

源注海耳罵大文雖奇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
處在好罵切勿襲其軌也黃魯直云洪九為文自作語最

難老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无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
韓杜自作此語尔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雖取

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雖
為儒者末事然既享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至如推之使

高如太山之崇嶽如垂天之雲作之雄壯如滄江八月濤
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使儉陋也同余以古文為

三等周為上七国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国之文壯偉
其失騁西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陳後山

求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同退之作記記
其事尔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記亦用賦体同揚子

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難善為文者因
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於觸山赴谷風搏物激

然後尽天下之变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陳後山韓退之
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岳醫閭神鬼受職曾

子固賀赦表曰鉤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瀚濶濤波不驚
世莫能輕重之也後山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

與故事尔楊文公筆力豪贍体亦多变而不脱唐末五代
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切對為工乃進士賦体耳歐陽公始

以文体為對属文善叙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
之云同凡為文寧拙無巧寧朴无華寧粗無弱寧僻无俗

作詩亦然也陳後山詩賈誼鵬賦源流自檀弓來此里客

歐文長於陳情如隴岡阡表甚勝同上吾嘗論唐人文章
下韓退之為柳子厚下柳子厚為劉夢得下劉夢得為杜

牧下杜牧為李翱皇甫湜最下者為元稹白居易蓋白以

澄澹簡質爲工而流入於鄙近譬如哇淫之歌雖足以快
心便耳不可頓之韶濩翔湜優柔泛濫而詞不掩理杜牧
清深勁峻而體乏步驟彥得俊逸麗縟而時窘邊幅子厚
雄健飄肆有懸崖峭壁之勢不幸而不發於仁義而發於
躁誕至退之後淳粹溫潤駸駸乎爲六經之首裔何則文
章者天地之奇氣造物者常普於與人故愚者終身而不
得智者得其幽微之思勇者得其果敢之氣雕者得其玲
瓏之聲巧者得其藻繪之容是數者得而不能盡然猶足
以取高於天下蓋必兼是數者之才而後得其純全中正
之氣錦綉五藏雕鏤萬化明以寓物象之形容幽以露鬼
神之奇怪小而歌詠乎虫魚鳥獸之情大而羽翼乎禮樂
刑政之具隨時抑揚爲歌頌譏刺之音以舒發其惟愉愁
嘆湮鬱之志而終始出入於仁義爲禹稷之謨伊周之訓

箕子之疇伏羲之易孔子之春秋而天地之蘊始盡矣李

送徐行中子厚文辭醇正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絕亦退

之所不及然子厚論著大抵非怨憤必刺毀辨論語下篇

尤害道李朴書柳子文章涉秦漢而病夫六經之於道譬

猶一氣之運產出萬化孟軻揚雄爲之五行四時之用蓋

書道治亂興廢之迹故其辭顯春秋賞善辯惡歸諸正故

其辭微易以四象告吉凶故其辭深而通禮以齋莊恭敬

之心達於邊且玉帛故其辭典而嚴詩以君臣父子之情

詠於竹絃於絲故其辭婉而順下三代而道德之意不傳

在戰國則蘇秦張儀以縱橫病韓非申商以刑名病莊周

列禦寇又取仁義法度搥提絕滅之爲窈窕荒怪之說漢

司馬遷得其汪洋峻逸之氣以馳騁上下數千載而顛倒

橫斜識不逮理歷晉魏齊梁而光銍氣焰埋藏腐蝕頽波

橫流淫靡一轍唐興三光五嶽之氣不分文風復起韓愈
得其溫潤深淳以為貫道之器柳子厚得其豪健雄肆飄
逸果決者僅足窺馬遷之藩鍵而類發於蹂誕下至孫樵
杜牧峻峰激流景出象外而窘裂邊幅李翱劉禹錫劉垢
見竒清勁可愛而體乏雄渾皇甫湜白居易閑澹簡質斷
去雕篆而拙迹每見回宮轉角之音隨時問作類乏韶夏
皆淫哇而不可聽李朴謂顧子敦杜預製二碑一沈水中
慮數百年後水為陵則碑出預但知陵谷有遷變而不知
石亦有磨滅此一說也然深谷為陵則必實以土然後為
陵谷既為陵則石亦埋沒豈復可見此又不達物理陳正敏撰
或曰莊子之辨雖當世宿李不能自解迂夫曰佞人
也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患是青蠅之變白黑者
也子獨悅之乎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為也迂夫曰君子

記百本十七

之學為道乎為文乎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迂書東
坡云李陵答蘇武書其詞猥淺乃齊梁間人擬作蕭統不
之悟而劉子元獨知之據宋史江淹獄中上書云此少卿
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正引陵書中語是又
非齊梁間人所作明矣年世既遠真偽難辨如此者多如
繫辭歐公尚疑非仲尼所作荆公以詩序非子夏之文禮
記多漢儒所增五經如此况其餘哉宋咸以私意改周易
正經數十處多見其不知量也陳正敏撰遂盧照隣弱冠
拜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隣披
覽略能記憶楊炯為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
談略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
號為黠鬼簿駱賓王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
離宮三十六時號筭博士劍野

第一百六十六

文章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貴卦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詩

儒有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記儒行夫子之文章可

得而聞也長語公治斐然成章語公

揚雄作賦有夢腸之談曹植為文有反胃之論言勞神

也刊小知東王蕭

史媚於辭令屈原傳文章尔雅前漢儒林揚與謂賈指之

曰君房筆下言語妙天下前漢賈捐文章則司馬遷相如

劉向王褒以文章顯西漢敷文華以緯國典

二班懷文裁成帝墳後漢本咳唾自成珠後漢

傳後漢班彪祢衡為江夏太守黃祖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躡宜祖

持其手曰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東漢本傳互

陳琳為記室作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

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魏志本張華謂陸機

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晉書陸機文藻宏

麗獨步當時高詞遠映如明月之垂光疊意迴舒若重巖

之積秀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正日陸

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晉書縹彩鬱於雲霞逸響振於

金石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晉書孫綽嘗作天台賦初成

以示友人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声也晉書本左思作三

都賦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晉書高言妙句

音韻天成 蕭介染翰便成文无加點帝曰蕭介之文即

席之美也輔史梁紀劉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

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咸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南史本邢邵文章典麗每一文出京師為之紙

貴讀誦俄遍遠近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為謝章表後魏書東海徐摛文辭輕麗時人謂之宮躰通監梁高祖紀江左

齊梁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通監陳後主文章婉綺唐書虞

李嶠為文章宿老一時為李者取法唐書本自景龍後蘇頲與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大手筆唐蘇頲張說為文

得江山助唐本傳陸贄為翰林李士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起草思如泉注曲尽事情故奉天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

揮涕感激皆贄所為也本傳賀知章醉後屬辭動成卷軸唐本傳文如馮河酌之不竭唐王勃辭鋒犀利絕人遠甚

唐書令狐王仲舒知制誥文思溫雅制誥出人皆傳寫唐書元百六八

本傳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長唐書本元和主盟實在元白唐書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

上見而悅之召之為翰林李士通監唐憲宗記柳公權工辭賦應声成文唐文宗曰子建七步尔乃三馬唐書本

崔元裕訓詞溫厚有典誥風唐書本文檄豪健一時推許唐書舒元馬定能古章句新羅國傳定黑水碑唐書舒元益鶴記西

番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傳戎夷如此唐本傳李賀辭尚奇詭絕去翰墨畦迥唐本傳天格膽麗意悟冲邁唐書舒元

附人令狐德宗後傳記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光暫得閉天恐文章声断絕固留賈島在人間北史崔融司業作武后哀文時人

以為三二百年來無此文唐國朝傳蘇生俊瞻無敵真文陣之雄帥也開元

元道事載張九齡蘇頲文卷

文彩耀於王石楚辭擿藻如春華班固發藻儒林同上

大漢文章煥然與三代同風班固擿藻下筆鸞鳳

之文奮矣吳季重擿藻挾天庭選左炳若綉

綉博若繁絃陸士衡思風發於胃臆言泉流於唇齒選

賦 函綿邈於尺素吐霧霏於寸心言恢之而弥廣思按

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陸士衡發清條之森陸機被金石

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陸士衡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

之芳潤籠天地於形內挫万物於筆端配露潤乎雲雨象

变化乎鬼神陸機文不流放言無枝葉傅玄揆藻艷

春華潘正叔文鋒振奇響 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

杜詩 英辭潤金石謝靈運逸響高韻同上卿雲黼黻河漢

詞彩精拔跌宕昭彰梁昭明與日月俱

垂鬼神爭奧梁蕭統賦成鼓吹詩如彈丸王元功筆湧

記百六十八

江山氣文驕風雨神張說文鋒迅驅姚崇文章峻如

嵩華盛如江河清如秋風過物邈不可逮崔祐文章昭

然與金石不朽韓德輿陸贄秉筆內翰推古揚今雄

文雅思敷之為文誥伸之為典謨文章與典謨接軫韓德輿

范集 氣刺屈賈壘目短曹劉壻杜詩詞華傾後輩風雅

藹孤鶩杜詩詞源倒流三峽水杜詩文章曹植波瀾闊杜詩

不尺長江來來斯文散都邑高價越璠璣庾信文

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楊王盧駱當時躡杜詩

前後百卷文枕藉皆禁商溟漲與筆力波瀾獨老成

文章驚海內雄筆映千古壯筆過飛泉杜詩詞林

有根祗杜詩聲華當健筆灑落賦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

山岳統杜詩文傳天下口屈平詞賦懸日月杜詩

落筆搖五嶽李白集 落筆生錦綉李白集 玉佩瓊瑤大放

厥辭韓愈祭柳宗文章茂曹謝韓詩平生十萬篇金莊垂

琳琅仙官救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

韓愈調張籍互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

上規姚姒渾一無涯周誥殷盤信屈聳牙春秋謹嚴左氏

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

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韓文進

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尺變宮商相宜金石諧和寂寥乎

短章春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無窮焉韓文送權秀

崔侯文章苦敏捷高浪駕天翰不尺韓文搖毫擲簡自不

供頃刻青紅浮海蜃韓文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同上

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四座各低面不敢挨眼窺韓文

心服文章銳氣至輝一見旌麾韓文芒端轉寒燠韓文互

变化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声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

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韓文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

韓文窺竒摘海異恣韻激天鯨腸胃遶万象精神驅五兵

大句幹元造高言軋霄瑋芒端轉寒燠韓文所為文章

無世俗氣韓文險語破鬼膽高詞娘皇墳韓文然而必出於已

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

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縱無所統紀然而不煩

於繩削而自合也韓文操詞握賦為干戈鋒銳森

然勝氣多韓文掩黃卷之麗藻吐白鳳之奇姿振金声於

寰海增紙價於京師炳如繪素鏗若鐘鼓郁一哉溢目之

黼黻洋洋乎盈耳之韶濩可以凌轢風騷超軼今古潤色

帝業發揮皇猷白侍郎賦力凌鸚鵡詞鋒敵韞轡同上

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躰筆力雄健不浮不鄙涉江

文一首自可敵公卿白侍郎海內声華併在身篋中文字

樊

絕無倫制從長慶詞高古詩到元和躰始新白侍郎天地

粹靈文人得之居多 跳珠濺玉驚動耳目白侍郎海岳

詞鋒截皇王筆陣元微之思勇曾吞筆 詞海跳波湧

文星拂座懸元微之筆陣詞鋒可以偃干戈而息戎旅

中都紙貴能傳後元微之妍辭一發樂府傳貴劉賓客

怪君近日文鋒利新向延平看劍來劉賓客人間無價是

文章同上筆底文章夜應星同上新成麗句開緘後便入

清歌滿座聽 判諾留臺閣歌詞勝管絃 文章似錦氣

如虹 筆端膚寸膏潤天下 麗句輕珠玉並劉賓客文翰

灑天機韋應物文如金石韻 高文激頰波四海靡不傳

同上公鼎侯碑志隄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劉禹錫祭

章妥句適皇朝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同上文能囊括

天地皇甫湜肆意文章秋濤瑞錦皇甫湜意語天出皇甫湜

韓愈神道碑互見論詩門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李陽冰文

五臟皆錦綉耶不然何以開口成文揮翰霧散李陽冰序

文懸日月字動煙霞王維集以文華國如雲漢之為章于

上江漢之為紀于下李義山春雲生紙上秋濤起曾中孟

野 欲識楚章句袖中蘭苕薰孟東野碑文合遣貞魂謝

史筆應令誦骨羞王建集殿前作賦声摩空筆補造化天

無功李賀筆力動乾坤張承吉文雕玉璽重同上錦心綉

口柳文擲地金声涌劉長卿翰苑飛鸚鵡天池待鳳凰劉

文 星斗煥文章唐詩杜牧華清近日篇篇欺白雪早年詞

賦得黃金羅隱集仙筆驅造化唐文粹詞人咳唾成珠玉

唐文粹口吐天上文同上

本朝李頻詩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此夢瑣言互入

薛能還劉仁德卷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其不

能變態也

北夢瑣言五

四六之作起自徐庾

盧氏記

李商

隱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

談苑

落筆文章

天下知歐公詩

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

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

歐公文

給札揮毫聳如墻

而駭目奏篇稱善喧貴紙以傳都

歐公集

談笑樽俎之間

舒卷風雲之際成於俄頃蓋其咳唾之餘得而秘藏己如

金玉之寶

絕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

歐並

公集

筆陣空來夜斫營

坡詩

筆端猶自斡千鈞

坡詩

舌有

風雷筆有神

月斧雲斤琢肺肝

風濤借筆力

秋水

為文不受塵

並坡詩

追還正始文章為之一新傳寫都城

紙墨幾於驟貴

東坡集

文章韓杜無遺恨

山谷詩

文字江

河萬古流

同上

文章生得羽毛飛

詩話

雄詞大冊破幽

昏反覆難窺斧鑿痕

僧參

記纂淵海卷之一百六十八

○著述部之四

評詩

經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風賦比興雅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

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詩大序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語為子曰閔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語八詩何晏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語八怨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語陽風雅之詩論功頌德刺過譏失二事耳詩

子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子四子萬章詩者中聲之所止荀子止怒莫若詩性詩有詩有詠

子詩以導志莊子李伯樂見子而論詩退謂薛收曰吾

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緒音

若墳麓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聞夫子之論

詩上明三綱下達五常謚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

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文中子天地篇

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誅而不亂史記屈原詩三百

大抵聖賢發憤之所作太史公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

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漢書司馬相謝元暉

長五言詩沈約嘗言三百年無此詩也輔南史謝朓沈約郊

居請王筠為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真寫文辭不加篇題約

謂人曰此詩拍物程形無假題書南史王筠王籍為人慕

靈運至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

擊節不已南史王籍時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周

顛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

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

記百二十八

角社不同世稱為永明體南史陸倕好詩圓美流轉如彈

丸南史能用彊韻南史王筠顏延之嘗問鮑昭己與靈運

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

綉亦雕績滿眼南史顏延之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立

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南史梁丘江惣傷於浮艷南史

唐三百年言詩則杜甫李白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唐書

序張說謫岳州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唐書杜

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唐書

傳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

焰万丈長唐書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競

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

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

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万狀兼古人

而有之它人不足用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唐書杜甫傳高適為詩工

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唐書高適傳唐元稹詩與白居易名

相埒號元和躰唐書白居易傳白居易工詩雜林行賈售其國相

率篇易一金唐書本杜牧謂白居易詩纖艷不逞非莊人

雅士所為淫言媒語入人肌骨不可去唐書白居易贊白居易

推劉禹錫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有神物護持唐書劉禹錫傳

魏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

屬對精密及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李者宗

之號為沈宋唐書李適傳秦系與劉長卿以詩相贈答權德

輿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唐書秦系傳李

益於詩尤長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

之被声歌供奉天子至征人等篇天下皆施之唐書李益傳畫繪唐書李益傳

記百六十九

傳 杜牧詩情致豪邁號為小杜以別杜甫唐書杜牧傳

為歌詩情不忘君人憐其忠唐書杜甫贊五上與宰相論詩

之工拙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

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後代辭人之詩華而不實

無補於事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通鑑唐文宗紀

傳 李頎詩曰只憑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此夢與薛能還

劉仁德卷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其不能變態

也同上

傳 退傳有在鄒之作降將看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

矣昭明太子文選蕭愨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

其蕭散宛然在目何遜詩清巧多形似之言恨其每病苦

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孝綽以謝朓詩置几

案間動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顏氏家訓

詩之興作兆基遠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方陳金石其後妍志緣情二京斯甚含毫瀝思魏晉彌繁李都尉鴛鴦之詞纏綿巧妙班婕妤好霜雪之句發越清迴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尺行間河朔詞人王粲為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為覺先若乃子建之牢籠群彥士衡之籍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鑑文選為詩格高旨遠若在天外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太白清新使開府俊逸鮑參軍杜詩遺我行旅詩軒軒有風神譬如黃金盤照耀荆璞珍韓文周詩三百篇麗雅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弥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遠迤晉宋間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奧齊梁及陳隋最作等蟬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

記百六十九

四

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閭閻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鷲真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鼻數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濤韓詩文齊六經上古今詩歌自風騷之後蘇李李陵蘇武始以還次及鮑謝徒迄于李杜輩詞人間知者累百詩章流傳者鉅萬觀其所自多因讒寃譴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離情發于中文形於外故憤憂怨傷之作通計今古什八九焉白傳詩成錦綉文白侍郎元稹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左右諷詠宮中呼為元才子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比日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白傳集心之精微發而為文文之神妙詠而為詩猶夫孤桐朗玉自有天律劉賓客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万景工於詩者能之劉賓客子美上薄風雅下駭沈宋言奪蘇李

評詩

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離徐庾之流麗唐元稹杜甫詩

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人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

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嘆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自操

而下八名皆是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由詩而下九名

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詩元稹集韓吏部歌

詩累百首其驅馬氣勢若掀雷快電撐抉於天地之垠司空圖題初集

後序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

哉賈浪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澁

方可致才亦為體之不備也司空圖詩家之景如藍山日

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是

外之景豈容易可譚哉然題記之作目擊可圖體勢自別

不可廢也同上惠休稱謝亦嘉如芙蓉出水鍾嶸謂范尚

書如流風迴雪之權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

變化不一其体裁始則陵轍波濤穿穴險固囚鑱怪異破

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陸魯望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

山之氣輔轍前古昭彰後葉唐文粹孟浩然匠心獨妙唐

士原孟浩然鑿天地心曾造生人聞見唐文粹歌詩久矣

大抵喪于南朝壞于陳叔寶然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工

於建安即江左矣苟不能求麗於江左即南朝矣或遇為

艷傷麗病者即南朝之罪人也吾唐來有是業者言出天

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

磊落落真非世間語者雕金篆玉牢奇籠怪百鍛為字千

鍊成句皮日休李賀元和中韓吏部頗道其歌詩賀能探

尋前事今古未嘗經道者賀未死僕奴命騷可也杜牧之

子美之詩可謂無聲無臭也方集漱滌萬物牢籠百態唐文粹

春行弄湘綺陽林敷玉英飄然飛動安邈矣高簡情後輩

詩時

驚失步前脩敢爭衡才兼荆衡秀氣助瀟湘秋釋皎然詩

曹植詩其原出於國風其骨氣高奇辭彩華茂情兼雅怨張曲江詩

備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鐘嶸詩漢班婕妤詩其源出

於李陵團扇短章詞旨清婉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

知其工矣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景陽潘陸可坐

於廊廡間矣在遠詩任昉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鍾

詩品潘安仁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如翔禽之

有羽毛衣帔之有綃縠謝鯤云潘詩爛如錦舒無處不佳

陸文如披沙揀金往往得寶予嘗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同前張茂先詩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艷與託不奇巧用

文字務為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

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爾同前郭景

純詩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玩始變中原平淡之體

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為詩首但遊仙之作詞多慷慨垂

遠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

懷非列仙之趣也同前陶彭澤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

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每觀其文想見其人至如懽

言醉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今

隱逸詩人之宗也同前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早彫長

轡未騁秋懷搗衣之作雖靈運銳思何以加焉同前謝玄

暉詩其源出於謝琨微傷細密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

章秀句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晉宋之際殆無詩乎義

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為華綺之冠不競矣同前

李朝梁沈約曰詩病有八一日平頭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

良宴會懽樂難具二日上尾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

陳今懽皆平聲三曰蜂腰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

皆上四曰蜂腰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

評詩

四曰鶴膝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如客從遠方來

五曰大韻如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以離別來思皆不得用驚傾平榮字六曰小韻除本韻一字外九字中不

得兩字同韻如逢條不同句七曰旁紐八曰正紐十字內兩字双声為

有双声為旁紐如流八種惟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皆通

久為正紐流柳為旁紐孫昱曰漢自韋孟李陵為四五言之首建安以

曹劉為絕唱阮籍詠懷東哲補亡頗得其要求明文章散

錯但類物色都乏興寄晚有詞人爭立別體以難解為幽

致以難字為新奇攻乎異端斯亦太過李淑詩白樂天諷

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律詩

百言以上長於瞻五字七字百言以下長於情同前古人

詩有風定花猶落王荆公以對鳥鳴山更幽本宋王籍詩

對蟬噪林逾靜上下句只是一意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

幽則上句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沈約詩中吾觀少陵

記頁六十九

七

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陸觀

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東坡釋皎然

曰詩有四不四深二要二廢四離六迷七至七德四不謂

氣高而不怒力勁而不犯情多而不暗才瞻而不踈四深

謂氣象氤氳深於體勢意度盤薄深於作用用律不滯深

於聲對用事不直深於義類二要謂要力全而不苦澁要

氣足而不怒張二廢謂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雖

欲廢言尚意而典麗不得遺四離謂欲道情而離深僻欲

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逸而離闊遠欲飛動而離輕浮六迷

謂以虛大為高古以緩慢為淡矜以詭差為新奇以錯用

意為獨善以爛熟為隱約以氣劣弱為容易七至謂至險

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苦而無迹至近而意遠至放而不

迂至難而狀易至麗而自然七德謂識理高古典麗風流

精神質幹體裁 詩有三偷偷語最是鈍賊如傳長日月

光太清陳後主日月光天德是也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

原如柳渾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沈佺期小池殘暑退

高樹早涼歸是也偷勢才巧意精名無朕跡蓋詩人偷狐

白裘手也如愁康日送歸鴻手揮五絃王昌齡手携双鯉

魚目送千里鴈是也李淑詩苑類格唐上官儀曰詩有六對一曰

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類對花葉草芽是也三曰

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四曰雙声對黃槐綠柳是也五曰

疊韻對彷徨放曠是也六曰双擬對春樹秋池是也又曰

詩有八對一曰的名對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是也二

曰異類對風織池間樹虫穿葉上文是也三曰双声對秋

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四曰疊韻對放蕩千般意迂

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聯綿對殘河若帶初月如眉是也六

記百六十九

曰雙擬對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是也七曰迴文對情

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是也八曰隔句對相思復相憶夜

夜淚沾衣空歎復空泣朝朝君未歸是也同前王荆公以

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歐陽永叔詩編為四家集以歐公

居太白之上公曰太白詞語迅快然十句九句言婦人酒

耳詩者不可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

譏刺是人也

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

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二師

尹民具尔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

其容貌之盛冠佩之華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

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東坡集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

以奇而杜子美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陳後山 鮑昭

詩華而不弱陶潛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前杜之詩法韓之
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
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
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之為詩寫其胸中之妙工學杜不成
不失為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樂天耳後
山詩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學晚唐諸人詩
所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散將若何黃魯直與趙
伯充書
李白歌詩度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黃魯直元祐初與
秦少游張文潛論詩二公初謂不然久之東坡先生以為
一代之詩當推魯直二公遂捨舊而置新其初改轍易轍
如枯絃散軫雖成聲而跌宕不滿人耳少焉遂使師曠忘
味鐘期改容也同前詩以声律為竅物象為骨意格為髓

紀百之十九

九

梅堯臣公詩周魯後後山晚唐詩多小巧無風騷氣味

詩話總詩人之作也窮通之分可觀王建詩寒碎故仕終

不顯李洞詩窮悴故竟不第韋莊詩壯故至台輔何瓚詩

愁未幾而卒同前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客揮謝眺嘗語

沈約曰好詩圓美流轉蓋謂詩貴圓熟也余以為圓熟多

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乾枯詩話總學詩如學仙時至骨

自換同前山谷云詩意無窮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

窮之意雖少陵淵明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

之換骨法規模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同前曾子固

曰詩當使人一覽語尽而意有餘同前孟郊死葬北邙山日

月風雲頓覺閉天恐文章声断絕故留賈島在人間同前

錢惟演劉筠首夏詩格同前聖俞子美齊名於當時而二

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傑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

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余
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二三李美氣方雄萬竅號一噫有時
肆顛狂醉墨灑滂沱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尽珠
璣一一難揀汰梅公事清淺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
我猶後輩文詞愈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饒女老自有
餘態近詩尤苦硬咀嚼若難嚼又如食橄欖直味久愈在
蘇豪以氣轢幸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
非工謂粗得髣髴然不能優劣同上白樂天詩曰無事日
月長不羈天地闊此達者之詞也孟東野詩曰出門即有
礙誰謂天地寬此褊狹者之詞也青箱雜記互入所見不同

詩

史賈島為詩苦吟值公卿不竟

新唐書韓愈傳

李賀未始立題

記百六十一

十

然後為詩如他人牽合程課者每旦出小溪奴背古錦囊
遇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新唐書本傳

傳

賀知章乘醉賦詩問左右紙多少紙尽思窮博異志

賈島一日驢上吟得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初欲着推

字又欲着敲字鍊之未定遂於驢上作推敲勢不竟行半

坊觀者訝之時韓公權京尹意思清嚴威振紫陌經第三

隊呵唱島猶手勢未已俄為官者推下驢擁至馬前島方

覺悟顧問欲責之島具對偶得一聯吟安一字未定神遊

詩府致衝大官公立馬良久思之謂島口作敲字佳矣遂

與島同入府署後為僧改名無本

鑑戒錄

寶曆中楊相嗣

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

於潼關既回大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坐元白俱在賦詩唯

楊汝士詩後成最佳元白嘆服醉歸曰我今日壓倒元白

其詩警句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撫

唐人燕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郭曖尚升平公主盛集李端

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李肇國史張迥少夢五色

雲自天而下取一團吞之遂精於詩有寄遠云錦字憑誰

達閑庭草又枯夜長燈影滅天遠鴈聲孤蟬鬢彫將及虬

髭白也無幾回愁不語因看朔方岳僧齊已改為虬髭黑

在無迥遂拜為一字師韓愈野史元白酬和千篇元守浙東

白牧蘇臺置驛迎詩筒有云有月多同賞無盃不共持其

句暗合唐補遺

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杜詩新詩錦不如杜詩春興

不知九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詩成竟有神詩卷長

留天地間為人性僻貪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苦思

緣詩瘦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光祿最能詩賦

元白六十九

十一

詩賓客間揮洒動八垠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最傳

佳句寰區滿詩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嘯傲凌滄洲

李太白詩成鏘若金和絲白侍郎秋冷切骨玉聲寒剪

截五言兼用鉞陶鈞六義別開爐詩鋒森然少有敢當

者詩到元和體變新白侍纖新撩造化頃洞翰陶甄

元微之開圻新詩展大璆明珠炫轉玉香浮元微之搜天

斡地覓詩情詩新灌玉壺牛童馬走能吟元白之詩

元稹白集橫空盤硬語安帖力排鼻韓文雕琢愁肝腎

險語破鬼膽高詞媿皇墳韓文金石出聲音宮商發關鍵

韓腸胃遶萬象精神驅五兵韓及其為詩劇目鉢心物迎

鏤解鈎章棘句指擢胃腎神施鬼設聞見層出惟其大玩

於詞而與世採掇人皆劫劫我獨有餘韓文先勢吞

万象高秀奪五岳雄孟東野吟哦無滓韻言語多古勗

新語發宮社孟浩然詩思清人骨韋應物左攬工部

袂右拍翰林有杜甫鶴江南煙翠多在句中文李義山麗不

葩芬苦不癯棘文方雄飛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筆硯為

輓轡吟詠作縻縵朝來重汲引依舊得清冷賈浪仙君詩

多態度藹藹春空雲韓文詩句遍傳天下口張文昌詠傷

松桂青山瘦取尺珠璣碧海愁王建集孤情迥出鸞鳳遠

健思潛搜海岳空王建集自從東野先生死側近雲山得

散行同前吟損秋天月不明同前曹劉須至拍揮中杜牧

古風無敵手杜牧之欲識為詩苦秋霜若在心同上詩冷

語多尖同前命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少陵鯨海動翰苑

鶴天寒同前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唐文粹撐腸裂月

協作者之肝脾同前詩書與王駕逸歌長句駿發蹈厲穿天

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皇甫湜

本朝有病瘡者杜子美曰誦吾詩可治乃令誦手提髑髏

血模糊疾果愈古今詩話霜寒入毛骨清響長愈長歐公集

空腸出秀句吟嚼五味足坡詩先生筆力吾所畏蹙踏謝

鮑跨徐瘦偶然談笑得佳篇便恐流傳成樂府坡詩詩句

明朝万口傳同前新詩嚼雪風坡詩嶮語厭衰翁同上李

長吉歌云天若有情天亦老石曼卿對月如無恨月長圓

歐公詩詩人雕刻閑草木搜抉肝腎神應哭坡詩好語

仍破的坡詩公詩句句有絃歌同上苦語涼肝肺同上清

詩要淘煉乃得鉉中銀同前脫手新詩萬口傳後句裏

江山隨拍顧後山清警殊非俗腑腸僧參寥白樂天每作

詩令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又易之故

唐未之詩近於鄙俚也墨客揮王仁裕著詩万首謂之詩

窄子亦曰千篇集前進士高若訥鄭谷在袁州齊已携詩詣

詩

之有早梅詩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
也未若一枝齊已不覺下拜自是士林以谷為一字師陶
五代世間好句世人共煉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六十九



史筆

經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記玉藻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詩大

子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文中子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

之罪也使范甯不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文中子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文中子曰非至公不及史

也前

史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

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

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

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檇杌晉謂之乘

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

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

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

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

示勸戒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

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

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

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

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及舉非聖

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

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
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
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
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
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
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
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
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
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
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
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
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汚直書其事具
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
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
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
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
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者也先儒所傳
皆不其然荅曰春秋皆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
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
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及其變退不守丘明之
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
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
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

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
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初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
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
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
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
曆數相與為部凡四十五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
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春秋左氏傳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
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
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范甯春秋穀梁傳
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
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分散數家之
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傳貫穿經傳馳騁

紀百二十一

古今上下數千年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
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
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
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
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西漢司馬遷傳
遷傳司馬喜生談為太史公談生遷為太史令細史記石
室金匱之書前漢本武帝始置太史天下計書先上太史
副上丞相故司馬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本傳古之
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
言為尚書前漢藝文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
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
之末非其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至王
莽為紀表傳志九十九篇後漢本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

史筆

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豐豐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東漢班固傳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

麗卿雲東漢二班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二

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後漢荀悅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同

上韋昭領國史吳主欲為其父作記昭曰文皇不登帝位

當為傳不當為紀通鑑晉世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丁儀

丁寔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

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晉書陳壽傳陳壽為諸葛書

佐得捷後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後魏魏收納尔

朱榮之子金減其惡而增其善眾口喧然號為穢史北史魏收

傳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唯取李流先相依附者其房

史記卷七十一

四

延祐辛元稹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

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

宗族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頗急碎不甚能平夙有

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奉之則使

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北史魏收魏收曰願秉直筆東觀同

前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

虜北謂南為島夷通鑑又唐晉祕書監太原孫盛作晉陽

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

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

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諸子乃共

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已

寫別本傳之外國通鑑晉海西王韶之私撰晉陽秋成時

人謂之宜居史職即除著作即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

叙事辭論可觀為後世佳史宋書裴松之字世期注陳壽

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裴

世期為不朽矣宋書元魏高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

來之炯誠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

莫不備載故人君謹焉崔浩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

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

此為史之本躰未易多違北史本傳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

下亦記之矣唐書上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前世史官所記

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

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通鑑唐太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

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修史見之知兢所為謬曰劉

五殊不相借兢起曰此乃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

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析兢改數字兢終不許

記百七十

五

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世吳兢叙

事簡核號良史唐書本傳古之國史皆自出一家如魯漢之

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

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而著述無

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

子糺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

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評一事載一言

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

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

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原自近古

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

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公革於臺

閣簿籍難見雖使左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况限以中才

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齷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縉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邵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躰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筆作者言之詳矣頃者史官多取稟監修揚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宋尚書則謂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事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切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

記百七十六

六

耳如荆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任也屬事比辭勞逸宜均揮鉉奮墨勤惰須等其表其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此官此詮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拍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奪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唐書劉子玄鄭惟忠嘗問劉子玄曰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李也識也夫有李而無才亦猶有良田萬頃黃金滿籬而使愚者營生終不敢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李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榘枘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唐書劉子玄傳子玄史官權重宰相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唐書朱敬蔣楷三世修國史世稱良筆唐書本傳

史筆

劉允濟修國史嘗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而班

生受金陳壽乞米唐書本傳唐李延壽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

寧二年作紀傳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及陳禎明三年

作紀傳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其書頗有條

理刪落穢辭過本書遠甚唐書本傳韓愈為順宗寶錄議者闕

然不息卒窳定無完篇唐書本傳李朝以史官記事不實奏曰

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

又取行狀為據今之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美

於受恩之地唐書上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謩不可

日記注兼書善惡所以警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

史上曰朕向嘗觀之對曰此向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

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通鑑唐紀

傳記太史公發憤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西京雜記自昔史氏

所書兩人一事則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緄陳祖訥弈

棋一段幾二百字兩傳俱在此為文煩矣孔氏雜記英賢書

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俱滅史通彰善癉惡不

避強禦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史通自永嘉以來

三百餘年稱王者十六君皆目睹其事國亡之後史書皆

非實錄今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生時庸人其死也碑

文墓誌窮天地之大德及生民之能事生為盜路沒為夷

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後魏楊行之撰吹霜煦露寒暑筆

端文心雕龍沈約修宋史書裴子野父子殊無令譽云自

松之已下無聞焉子野乃撰宋略書沈約家世備有醜声

云某年某月斬盱眙太守沈璞於建鄴市璞約之父也約

見之乃削宋書子野亦削宋略隋楊松玠憎愛出於方寸

與奪由其筆端史通謬彼虛譽定為實錄上同

子長立記藏於名山班固成書出自家庭陳壽為志荆於
私室中通得失凜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
謹哉融

集世人論司馬遷班固之優劣多以固為勝余以為史遷
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
敵固之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將勸惡足以鑒戒人
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
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明其大才也此真
所以為良史也張輔名士優自史記班漢以來秉史筆者
予盡知其人矣言東漢有若陳宗尹敏伏無忌邊韶崔寔
馬日磾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曄袁宏言三國志有若
衛顛繆襲應璩王沈傅玄茅暉薛瑩華覈陳壽言晉洛京
史有若陸機束皙王詮詮子隱言江左史有若鄧粲孫盛王

紀日二十

韶之檀道鸞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何承天裴松之
蘇寶圭沈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江文通吳均言梁史有
若周興嗣鮑行卿何之元劉璠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傳宰陸
瓊姚察察子思廉言十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鄧淵
崔浩浩弟覽高允張偉劉橫李彪邢巒温子昇魏收言北齊
史有若祖孝徵陸元規楊休之杜臺卿崔子發李德林德林
子百藥言後周史有若柳虬牛弘令狐德棻岑文本言隋
書有若王邵王胄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延壽言皇家
受命有若温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趙公許敬宗劉胤
之拂仁卿顧胤牛鳳及劉子玄朱敬則徐堅次而修者亦
近耳目劉軒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
潛德之幽光韓文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
傳必憑諸史韓進順宗實孔子作春秋也諸侯用夷札則

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韓文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族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韓文公答劉秀何不自著書實錄彼善人編為一家言以備史闕文白集頭筆有史流于千祀杜牧之宰相升沉人於數十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下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孫可之文敵遷固直如南董皇甫湜筆端膚寸澤及天下唐文粹史筆應令諛骨羞王建集馬遷班固咸有述作庶幾聖賢其於斟酌典謨表章微絕曾不能觸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云中原

板蕩史道息矣陳叔

本朝

聊借舊史誅姦彊坡詩互見

疾惡

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

詞簡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必欲多則文冗而不足讀必欲簡則僻澁令人不喜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如此而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覓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如此故謂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如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劉器之唐李延壽著南北史粗得作史之躰故唐書本傳亦謂其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謠讖特為繁猥陳正敏晉書為極多有甚害名教者如鄧攸弃子則攸之滅天性

史筆

記百七十

九

何足為賢列女傳王渾見王濟趨庭曰生子如此足慰人意妻鍾琰曰新婦得配參軍生子不翅如此何等語乃載之史冊謂之列女乎謝安捷書至還內展齒折謂之矯情鎮物安之過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懼而安自若又巨温欲害安與王坦之倒執手板而安神色不變符堅入寇獨無懼色如此之類曰矯可乎故荆公詩云彼哉斗筭人得喪易驚怯妄言疑齒折吾欲刊史牒蓋深嫉作史者之繆也

同前

范蔚宗黃憲傳最佳憲初無事迹蔚宗直以語言模

寫叔度形容躰段使後世見之此最妙處其他傳即馮衍馬援勝蓋得一人文字照映便竟此傳不同以此知班固前書不可及者亦得司馬賈董諸人文字作皮草

步理

辨訛

記百七十

十

史顏師古曰發縱讀為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為蹤字

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

西漢蕭何傳注

周處風俗記仲夏

端五謂五月初五也今書端午其義無取予家元和中端

五詔書並無作午字

唐李正文資

近世作文者多以青紫

荷橐作侍從使不知其誤晉輿服志曰八座尚書則荷

紫以生紫為拾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至南史周捨問劉

杳曰尚書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

世傳云持橐簪筆

今世以侍從為持橐則誤矣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

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耶按上古之時草居霧

宿恙噬虫也食人心凡相勞問者曰無恙乎非為疾也

類聚南史顏延之詩曰五薦不入朝一麾乃出守

延之此

自托古今詩話亦載此事維杜牧之為登樂詩亦云擬把

一擊江海去因此遂為故事今世以守郡謂之把麾蓋其

誤有自來于頓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客曰南朝相

史筆

府曾有瑞蓮故號相府蓮後語訛矣補國史

本朝毛詩出車曰畏此簡書則簡書者治竹煞青作簡以書耳今人直用紙名曰簡以通慶吊之禮 說苑曰越襲

吳吳王將死曰吾不用子胥之言至于此死者有知吾何面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以死今人死以方帛覆面者誤也事物紀原唐避代宗嫌名故民間呼山藥為薯藥本朝又

避英宗嫌名遂改曰山藥自此全失其本稱矣事物紀原晉右軍王羲之好鵝後世以鵝為右軍 同前惟桑與梓必恭

敬止謂桑梓以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凌踐則有恭敬之道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親桑梓今乃言父母之

邦者必稱桑梓非也溫叟詩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拍山之處耳後

人便用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宋子京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

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亦如郡守為一麾也山谷俗呼人之妻父為嶽丈以泰山有丈人峯丈人

觀似亦有理也而呼妻母為泰水此何義耶晉樂廣衛玠妻父也時稱冰情 玉潤然則俗所謂岳丈當云樂丈耳

本朝孫正訓又渭陽秦康公念母之詩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今世俗母在稱舅氏亦曰渭陽非也 鄭風揚之水

云然鮮兄弟注云鮮寡也言忽兄弟爭國寡於兄弟之恩後世無兄弟者則稱然鮮失詩人之意 凡分至啓閉必

書雲物今世以冬至為書雲節而夏至二分皆未嘗用豈未知道歟並管見荀子云蘭槐之根為芷蘭芷自兩物又

云蟹六跪而二螯蟹實八足不應言六跪荀卿楚人蘭芷蟹皆楚地所有著書者既借物以為喻當能辨物之形性

不知何以致誤如此陸正敏撰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
書云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後世遂有
獻芹之說予讀列子楊朱篇但云宋國有田夫曰負日之
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葵與芹
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嘗之蜚於心悵於腹衆哂之此獻
芹之說實無所出特嵇叔夜合快炙背美芹子二者而言之
耳管見

記慕湖海卷第一百七十

治家

○閑有家悔亡周易家人家用平康尚書洪範身修而後家

齊禮記大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孝經

○嚴家無格虜韓非子史記李斯傳云教護其家父母之

則也管子王凝御家以四教敬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

喪祭三年之蓄備則散之親族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

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

苟乱也文中子

○史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左傳昭二十夫子田嬰使文王

家史記本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記貨殖教答不

可廢於家史記律人弃我取人取我與歲孰取穀予之絲

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史記貨殖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

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趁

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

吳用兵商鞅行法故其智不足以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

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

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史記貨殖鞭扑不可弛於家前

刑法志范蠡之陶為朱公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

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散

後遂至巨萬漢書貨殖萬石君居家子孫申申僮僕訢訢

西漢石奮本傳任氏折節力田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

蓄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

率西漢貨殖傳五李通之父守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庭東

本傳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閉室之內嚴若朝典世說上蜀

王顥曰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

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

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

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犬哉

失為家主之法也通監三國互入戒束子孫雖朱紫羅列

無敢違犯其法度者通監晉海西公正元間言家法者尚

韓穆二門唐書李巽雖在私家亦置案牘簿書勾檢如公

署焉唐書閨門落然不聞人声通監唐憲宗房元齡

治家有法度新唐書善統其家慈訓其子白傳集囊篋細碎無所遺漏韓文重

第宅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易係辭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

爰處爰笑爰語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如跂斯翼如矢斯棘

如鳥斯革如翬斯飛詩斯干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庶

庫為次居室為後禮記曲禮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賀

也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

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

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君子謂之善頌善禱禮記檀三

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尚書

五畝之宅植墻下以桑孟子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淮南

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秋隘躑塵不可以居請

更諸築墻者左傳昭開第康莊之衢史記孟子詔為列侯

食邑者賜大第室更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漢書

宣帝賜霍光甲第一區前漢本平恩侯許伯

入第蓋寬饒往賀西漢蓋寬饒傳新第成功堅西漢董賢傳紀瞻

立宅於烏衣巷晉書郭洋為太尉長史起大宅在高陵城

西世稱曰長史宅三輔決措營新宅基宇其麗當移任與

兄共遊行林帳儼然極軒踈朗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措

心知其意便使兄住裴楷別傳魏舒少孤為外家審氏所養

審起宅相者云當出貴外甥舒曰當為外家成此宅相王

晉書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晉書本傳高門

邃宇北史魏國中堂既成召工巧塲約錢二百萬復求賞

技魏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

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通監唐元宗紀大臣

將帥官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通

監唐元宗紀裴度治第石林幽勝燠館涼臺號綠野堂度

記。七十一

野服蕭散與白居易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

問人間事唐書本傳互見附適園地

傳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聖人弗為春秋繁露陳秀

公以第潤州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有輿一登西

樓而已人謂之二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沈括存

夏屋廣大沙堂秀只楚辭沙丹高堂邃宇層臺累榭網

戶朱綴砥室翠翹楚辭幽堂晝密文選七仰視方雲屋班

群窈窕之華麗館室次舍采飾纖褥西京賦爽塏

閑敞張平子南千廡万室蜀都賦金鋪交映玉題相輝都

累棟重雷左太冲葺墻幕室同上既節比而攢集

又宏捷以豐敞何晏賦温房承其東序凉室處其西偏何

邃宇列綺窻蘭臺接羅幕甲第崇高闕行有所思青樓

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姜文高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

第宅

堅王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文選大厦耽耽同上東西

膠轄南北崢嶸文選土木丹青光色如新陳子昂高樓對

紫陌甲第連青山李白鳥飛燕雀賀新成杜詩四壁合

清風韋應物樓閣玲瓏五雲起白侍郎高樓大觀金堂玉

戶唐李愈經之營之門房洞簾列舉豐厨危危掀掀皇甫

廊腰縵回簷牙高啄杜牧

園池

始命有園圃之樂焉毛詩深林絕澗有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左傳昭深林絕澗有

若自然東漢梁異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同上襄陽諸習氏

荆土豪族有佳園池晉書宋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

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世

上 美榭高壙北史穿池種木小寄情賞南史徐勣裴度

治第石林幽勝燠館涼臺號綠野堂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

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唐書

林薄蒙翳唐書孟郊文宗用鄭注言即命左右神策軍差

人陶曲江昆明二池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立亭

館以時追賞唐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楚辭爰定我居築

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遊鱗澆滸齒首敷披竹木翳

鬱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桿之柿周文弱枝之

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李耀丹

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

繁華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

青筍紫薑薑薺甘旨蓼葵音芬芳藁荷依陰時藿向陽

綠葵含露白莖負霜潘岳閑居賦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

常關陶潛歸去來辭廬園當栖巖文選詩築山擬蓬壺穿池類

溟渤鮑明遠代君岸旁花柳看勝畫浦上樓臺望是仙張九

齡文香泉草豐潔杜詩瞰臨眇空闊綠淨不可唾韓文

水容與天色此處皆綠淨韓文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

泉激輦糞壤焚榴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

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

韓文將為空谷礧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

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

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

乎在柳文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

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

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而望遠豈不

記纂卷百七十一

五

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後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

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柳文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

昭其儉也柳文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柳文清風

自生翠煙自留柳文綿谷跨溪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

若置棊怒者虎闔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

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剝闢朽壤剪焚榛

歲決澮溝導伏流散為踈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

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天墜地出設茲神物

柳文春之日眾木華折岸鋪島織沈浮照耀其水五色於

是乎襲馨摘奇方舟逶迤樂魚時翻飄葉雪飛泝環迴

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

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

於是乎濯纓漣漪解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甍沈

翠也

沈皓壁如霜羽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
滌炎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翁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閔而
來於是乎絃琴端若景物廓如月委浩素水涵空虛鳥驚
寒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
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彤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
虛白於是乎置酒褰裳憑軒倚楹瑤堦如真玉樹羅生日
暮天霽雲開月明冰泉潺湲又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
足以暢吟嘯也呂溫作魏州三堂記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竹
詩書之幽素易綺紈鐘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讓呂和叔文
春有錦綉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溪月冬有爐峯雪
陰陽顯晦昏旦含吐千變万狀不可殫紀觀縷而言白樂天集
四垂無蔽萬景全入劉賓客落花芳草無人處同上花香
逐荀令草色對王孫劉長峯奪香爐巧池偷明鏡圓沈文
當門竹勝簾姚少監俗塵不飛人意自遠劉賓客
春朝溫公營獨樂園在洛中諸園最為簡素人以公之故
春時必遊鳴道集互見

李氏園

李茂貞園

朝遊北城中回首見脩竹下有朱門家破墻圍古屋舉鞭
叩其戶幽響答空谷入門所見夥十步九移目異花兼四
方野鳥喧百族其西引溪水活活轉墻曲東注入深林林
深窻戶綠水光兼竹淨時有獨立鵲林中百尺松歲久蒼
鱗蹙豈惟此地少意恐關中獨小橋過南圃夾道多喬木
隱如城百雉挺若舟千斛陰陰日光淡黯又秋氣蓄盡東
為方池野鴈雜家鷺紅梨驚合抱映島孤雲馥春光水容
漾雪陣風翻撲其北臨長溪波聲卷平陸北山卧可見

翠開硤禿我時來周覽問此誰所築云昔李將軍負險乘
裘叔抽錢筭間口但未推羹粥當時奪民田失業安敢哭
誰家美園圃籍沒不容贖此亭破千家鬱鬱城之麓將軍
竟何事蟻蝨生刀韜何嘗載美酒來此駐車轂空使後之
人聞名頸猶縮俗猶謂皇后園蓋我今官正閑屢至因
休沐人生營居止竟為何人卜何當辦一身永與清景逐

東坡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七十一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七十二
八生理部之二

閑適

經迨我暇矣飲此清矣

詩伐木

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詩則

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論語述浴乎沂

風乎舞雩詠而歸

語先

子解衣盤礴

莊子

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

鼓腹而遊

莊子

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

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

莊子

史弭節容與西漢司馬相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

謝萬着白綸巾鶴氅裘談宴終日晉書夏月虛

閑高卧北窓之下清風颭至自謂羲皇上人晉書陶潛傳

陶潛既絕州郡觀謁乘藍輿令一門生二兒共舁之言笑

賞識不覓有羨於華軒同上嵇康所與神交者惟阮籍山

濤預其流者向秀劉伶阮咸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謂竹

林七賢晉本傳世說云七人常集徐勉曰冬日之陽夏日

之陰良辰美景負杖躡履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

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南史

孔稚圭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我以此

當兩部鼓吹南史本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

怡形南史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

境隋書白居易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有輿往來

白衣鳩杖自號香山居士唐書本裴度治第石林幽勝燠

館涼臺號綠野堂唐書本李適之罷知政事守太子少保

命親故懽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為問門前

客今朝幾个來舊唐書

集聊假日兮相伴楚辭集聊暇日兮銷憂王仲宣賦退而

閑居于洛之溪潘安仁閑居賦脩日朗月携手逍遙潘安

陸士衡解帶臨清風文選沈休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

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

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悅親戚之情話

樂琴書以消憂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

舒嘯臨清流而賦詩陶淵明歸去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

冥陶淵明弄春風於礪戶詠秋月於山高王無功披書坐

落花王無功優游園沼放蕩形骸姚崇遺松菊無時賞孟

浩然歸閑日無事雲卧晝不起孟浩然把酒話桑麻同上

居閑好芝朮孟浩然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枕藉琴

書滿誰家無風月此地有琴樽日觀田園趣自謂羲

皇人孟浩然吟風詠月席地幕天李太白杖藜從白首心

跡喜双清腹中書籍幽時矍眊後醫方靜處看孟浩然

既無衣食牽亦少人事拘人間有閑地何必隱林丘

陶然遺萬累常時簪組累此日和身忘身適忘四肢

心適忘是非心足即為富身閑乃當貴閑心對定水

清淨兩無塵人生苟有累食肉常如飢我心既無苦飲

水亦可肥卧簟斲竹冷風襟叩葛屨取興或寄酒放

情不過詩海內無如此地閑今日北窓下自問何所

為欣然得三友三友者為誰琴罷輒舉酒酒罷輒吟詩三

友逝相引循環無已時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

筋力不將諸處用登山臨水詠詩行元晏家風黃綺身

深居高卧養精神性慵無病常稱病心足雖貧不道貧

朝隨浮雲出夕與飛鳥還天供閑日月人借好園林

商

始知天造空閑景不為忙人富貴人 人間自在天一

日安閑直萬金 優游福祿更難消 輕紗一幅中小簾

六尺牀無客盡日靜有風終夜涼 以山水風月歌詩風

吟樂其志 白侍郎醉吟先生墓誌銘已上西白侍郎詩集

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 王維集 花時金谷飲

月夜竹林眠 王維集 口不言功心自適吟詩釀酒待花開

劉賓客 求日屬閑人 同上 閑人占閑景 入門松菊閑

賈客 斷嵩開雲局壓穎抗風榭 韓氏文 何人有酒身無事

誰家多竹門可款 斷送一生唯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

莫憂世事兼身事須看人間比夢間 窮居而野趣升高

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

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所安 古之老於鄉者將身

佚非自苦間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

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 已上並韓 沈浮閭巷間不以

事自累 韓文薛公 酒食罷無為棊槊以相娛 韓愈示兒詩

自笑無名字因名自在天 元微之 乘興無羈束閑行信馬

蹄 元微之 衣裳無復帝京塵 元微之 扁舟從此去鷗鳥自

為群 張九齡 歸去田園老儻來軒冕輕 張九齡 把鋤荷雨

決谿泉以給茹行歌坐釣堦望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

死無戚戚者 柳文 左絃右壺樂以自放 柳文 西山爽氣在

我襟袖 柳文 南州溽暑醉如酒隱机熟卧開北牖日午獨

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柳詩 日高丈五睡正濃 盧仝

稍覺天籟清自傷人世促 權載之 待月出深竹 合歡忘

印綬之輕重陳詩無章句之約束放言無擇造適則笑行

觴無筭既醉而罷虧成彼是曾不棲於念慮之中而惠風

閑雲引川左右動用視聽無非大方 心靈曠而体胖泊

然與白雲鷗鳥同其無事權載之想夫草堂環合喬松千

餘本交柯翳景吟泣風露幅巾長謠偃放其間一氣不耗

四肢交暢清時外臣其樂如何同上結廬江南退然食力

奉詩書杖屨為膝下歡逢高晏如不改其度每遇一勝境

得一佳句則怡然獨笑如獲貴仕豐祿並權載官閑之事

少年長道情多張文昌無事焚香坐有時尋竹行畫苔藤

杖細踏石筍鞋輕張文昌從來閑坐慣漸竟出門稀有地

唯栽竹無池不養鵝詩裏難同相得伴酒邊多見自由

身同上晚携其局對松陰許用晦林間掃石安其局巖下

分泉逆酒盃同上但得身閑日月長泉遶松根助茗香

竹裏甚聲夜雨寒茂林久病書千卷彭澤初歸酒一瓢

有藥身長健無機性自閑並許用晦樽酒且循環移

竹疏泉常岸憤流鶯日日啼花間能使萬家春意閑並

應物平生江海意惟共白鷗同劉長卿阮籍推名飲清風

滿竹林劉義文閑中方寸闊於天杜荀鶴窓間風引煮茶

煙碁添局上聲閑敲巖果呼猿接時釣溪魚引鶴爭

杜荀鶴暫對杉松如結社偶同麋鹿自成群溫飛卿劉琨

坐嘯風清塞謝眺題詩月滿樓松軒塵外客高枕自瀟

疎採茶溪樹綠煮藥石泉清溫飛卿六經與一琴姚少

摘花尋酒春愁尽燒竹煎茶夜卧蓬留僧竹裏碁姚少

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閑不夢見公卿姚少監戀花林下飲

愛草野中眠姚少監日隨碁客靜心共睡僧閑韓偓憂隨

落花散目送歸雲飛儲光羲看山愜野懷李嘉祐暑天移

榻就深竹月夜乘舟歸淺山方雄飛誰識浮雲意悠悠天

地間方雄飛直為援毫方掩卷常因按曲便開樽方雄飛

倚松長嘯宜踈拙拂石歌眠絕是非方雄飛世間書讀盡

雲外客來稀鄭守愚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

同上醉眠風捲簾茶罷月移塔張承吉清時有味是無能

閑愛孤雲靜愛僧杜牧之草色人心相與閑是非名利有

無間杜牧之醉頭扶不起三丈日還高同上踏苔行引興

枕石卧論文賈浪仙北海樽中常有酒東陽樓上豈無詩

羅隱如今贏得將衰老閑看人間得意人同上虛室生白

玄門不關流水去住清風往還唐文粹清風朗月不用一

錢買唐文粹

本朝花能嫣然顧我笑鳥勸我飲非無情身閑酒美惜光

景唯恐鳥散花飄零歐公詩身閑始覺韶光好同上人意

乘閑味愈長歐公詩脫遺軒冕就安閑笑傲丘園縱倒冠

同上玉麈清談消永日美酒清香消晝景飲酒橫琴

消永日解組便為閑處士輕策短筇伴春鋤歐公詩涼竹簟

北百七十三

五

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官出處歐公集

清風之館覽秀追涼坐竹林之脩蔭泛水芟之清香歐公集

無窮興味閑中得強半光陰醉裏消靜愛竹時來野寺獨

尋春偶過溪橋歐公王子猷之愛竹造門不問於主人陶

淵明之卧輿遇酒便留於道士歐公見不至歡然而會

意亦勞若於無人廼知偶來常勝於特來前言可信所有雖

非於已有其得已多歐公集入翁歡不待絲與竹把酒

終日聽泉聲有時醉倒枕溪石青山白雲為枕屏花間百

鳥喚不覺日落山風吹自醒歐公集水竹煙花興有餘詩

張齊賢藜杖牧鷄豚筠筒釣魴鯉臨川集壺觴自笑傲裙

屣相追逐談笑明月相與閑臨川集閑貌老難增肅

然一世外所樂有誰同枕簟不移隨處有飽飧甘寢更

無求閑眠及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為掃門攀花弄草

閑適

興常新 春風似我閑 臨溪放杖依山坐 溪竹山花共

我閑 身閑處處堪行樂 並臨川 能將履齒記苔痕 聊

行弄芳草獨坐隱 圓蒲問客茅簷 君家有此無眠 此集

曾借僧窻半日閑 東坡詩 食罷茶甌未要深 清風一榻抵

千金腹 搖鼻息 庭花落還盡 平生未足心 處士風流水

石間 樽酒樂餘春 局棋消長夏 春風無事 秋日閑

日長 唯有睡相宜 半脫紗巾落紈扇 先生食飽無一事

散步道遙 自捫腹不問人家 與僧舍拄杖敲門看脩竹

三杯軟飽後 一枕黑甜餘 已上並蘇東坡詩 惟江上之清風 與山

間之明月 耳得之而為聲 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無禁用之

不竭 是造物者之無盡藏 蘇東坡前赤壁賦 吾嘗中夜而起 挈

瓶而東 有落月之相隨 無一人之我同 汲者未動 夜氣方

歸 鏘瓊珮之落 谷灑玉池之生肥 東坡集 北牖已安陶令

榻 西風還避庾公塵 東坡詩 南廊清遊 繼顏謝北牕高卧

等羲黃 東坡詩 但看花開謝 不言人是非 邵堯夫 靜處乾

坤大閑 中日月長 閑為水竹雲山主 靜得風花雪月權

邵堯夫 醉吟終日不知老 經史滿堂誰道貧 長掩柴荆閉

寒暑 只將花卉記冬春 溫公和邵堯夫 邵堯夫居洛四十

年 安貧樂道 自云未嘗攢眉 所居寢息 處為安樂窩 紹熙

頽然付一榻 是處得清涼 東坡集 雖無事業傳千古 却得

安閑過一生 程松詩 佳眠未知曉 屋角聞聲哢 山谷詩 西

湖十頃 月自比漢封君 松風自度曲 我琴不須彈

春蛙秋蠅 不到耳 夏涼冬暖 總宜人 山谷詩 問舍求田 真

得計 臨流據石 有餘清 陳後山 不聞人聲 但聞落子 明

閒阻

閒阻

經 多歷年所書君諸器篇 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詩竹竿誰

謂河廣一葦杭之 詩河廣 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詩雄雉其

室則迓其人其甚遠 詩東門之道阻且長 詩兼

史 間者闕焉久不聞問 西漢嚴

康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 文選司馬長 風波一失所各在天

一隅 李陵詩 各在天一方 詩李陵 邈若胡與秦 李陵與蘇

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 曹氏詩 建送應 形影曠不接所托

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用慰吾心 陸士衡 形影參商乖音

息曠不達 士衡贈顧 清危阻獻酬良書限聞見 謝玄暉

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 謝莊月 殊隔過參商

正長難 無路從容陪笑語 一別星橋夜三移斗柄春

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 常恨結權淺各在天一涯 杜

南詩 千山道路阻萬里音塵闕 元微之 尚阻青天霧空瞻

白玉塵 山水萬重書斷絕 一葦礙車輪 音徽千

里斷菟夢兩情偏 元微 地遠心難達 劉長卿 一水阻佳

期相望空脉脉 劉長卿 自憐豈是風引舟如何漸與逢山

遠 李文饒 申隔多年不獲教附書狀慕仰風味未嘗敢忘

韓文公 渝州李方 接袂杳無由 唐文粹 雲山間之造謁無

古使君書 路 唐文粹

本朝 地理江山隔天文日月同 歐公詩 辭闕義風 臨川集

故人各在天一涯相望落落如晨星 東坡詩 不見便同千

里遠 東坡詩 隔巷如千里 後山詩 盈盈一水不斯須經歲

相遇自作踈 陳後

